

如是我說

--吳玲瑤女士訪談錄

廖玉蕙 2003.01.20.

身穿大紅的中國式襖子，足蹬高跟鞋，吳玲瑤在舊金山的街頭領頭邁著大步往前衝。上了車，一路蜿蜒馳驅，眼看就要出事，卻又化險為夷。坐在前座的我，在險象環生的狀況下，右腳一路幫著踩煞車，下車後，竟覺有些酸疼。

吳女士既周到，又體貼。舊金山之行，多虧她幫忙租屋、租車，領著到超市吃早點、買電話卡。作家的威力無法擋，所有的交易全都以低得不能再低的折扣成交不說，走在超市裡，連工作中的小姐，都認出了她，高興地和作家打著招呼。

我坐在旅邸的窗口，望著外頭遼闊美麗的湖光山色，一面感激作家的熱心接待，一邊思索著，是怎樣的幸福生活造就了這樣一位既愉快又幽默的作者？

廖：我訪問了好多作家，大部分的人都還停留在「手工業階段」，聽說您是用電腦寫作的？

吳：是的，大約在八〇年代初期，便開始了。我打字的速度甚至突飛猛進到可以記錄對話內容，手都可以不用停下來，也不需要看螢幕的程度。但是因為當時大家都使用微軟系統的輸入軟體，無法與我使用的軟體相對應，因此，我只好重新學習微軟的輸入法。現在也是練習到相當快的速度，因為我有一些專欄，每篇至少要七百字到八百字左右，所以狀況好的時候，構思好了以後，一上機操作，大約半個小時就可完成。先前，我使用美國版的中文軟體，但是在傳送電子郵件給他人時，經常出現問題，使信件變成亂碼，可是在印刷方面，字體則是相當漂亮。但因為台灣沒有相關的軟體，因此無法傳送回台灣。

廖：可不可以談談您的創作機緣？

吳：我大學時代是念外文系的，碩士念的是西洋文學，後來又念了語言學。畢業後，也沒有去工作。因為我當時懷孕，就決定自己帶小孩。不過，很快就發現一些挫折感。本來每天面對著打字機，現在變成要處理繁雜的家務，洗廁所、換尿布…等，當時真的很有挫折感，因此就把這東西寫下來，在剛創刊

的世界日報上刊登。所以，從一九七六年起，我的<如是我說>專欄，就在世界日報刊登了二十年。所以我可以說是跟著世界日報成長的。

廖：也是從這個時候才開始出版專書？

吳：對，自從有了<如是我說>的專欄創作之後，才開始集結成書。每個禮拜一篇的專欄，份量相當多，因為我的個性比較開朗一點，想到什麼就寫什麼，風格有趣、好玩，讀者的反應還滿熱烈的，有相當多的信件回應。因此薇薇夫人就讓我持續寫作這個專欄，直到她退休。

廖：您的作品大多以生活為重心？

吳：都是寫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情。我經常開自己的玩笑，說自己也沒有做什麼了不起的大事，連生兩個小孩也是結婚過後才生的，從不敢作太大膽的事。減肥減了三個月，竟然又胖了五磅，也什麼沒用，都沒什麼成就感。可是我每次寫這些小品，卻反而能引起讀者的反應，在美國的讀者，只要有讀中文報紙，大概都對我的作品有一點點印象。

廖：您是否曾經想過您的作品為什麼會受到讀者這樣的歡迎？

吳：我想應該是「真」，就是真誠。因為我這個人就是不喜歡做作，加上別人看到我的生活，多少也會增加一些信心，因為我就是那種真的很愛我先生、很愛孩子，雖然家事是一蹋糊塗、亂七八糟。所有的事都只有三分鐘的熱度，譬如想為孩子親手鉤件毛衣，買了些毛線，結果只打了隻袖子，就半途而廢了；就連開車也是一蹋糊塗，每次照後鏡都是放在擦口紅的位置，開車從沒看過照後鏡；手伸出去，一般都是為了左轉打個手勢，我則是為了趕快把指甲油吹乾；每回告訴別人來我家的路線，也都是告訴人家看到玫瑰花就轉彎，但是玫瑰花一旦謝了，別人也就找不到路了。生活裡面，很多事都是相當糊塗的，不過，就這樣糊裡糊塗的，也還是把兩個小孩都帶大了。

廖：也就是說，讀者看到了妳過著這樣快樂的生活，也應該更有信心，因為像妳這樣一個人，雖然不拘小節，卻反而把生活過得這樣快樂、輕鬆有趣，小孩子也教育得很好。可不可以進一步談談您這樣的性格是天生的？還是後天培養出來的？

吳：以前，我們家一到吃飯時間，餐桌上就聚集了八個人，講話經常是針鋒相對，因為，彼此年紀相差不多，講話時，若不趕緊反應，就會很慘。美國有一個著名的踢踏舞蹈家，相當會跳踢踏舞，尤其是以旋轉最為知名。每次旁人問

他爲什麼這樣會跳舞，他總是回答，因爲家有八個小孩，而廁所只有一間。每次搶廁所的時候，都得在廁所門口跳上一段踢踏舞，扭來扭去的。也就是說，環境真的會影響一個人的成長。當然！除了先天的個性外，還要多練習。天生的個性只佔了一半，另一半則是靠後天的接受度，去接受一種雍容、一種態度。先天具備某些傾向，加上後天的練習，譬如多看一些幽默的篇章，久了，自然就會產生這樣的氣質。一個觀念、一個小小的心境轉換，許多事情就會截然不同。我是屬於比較樂觀的人，甚至是「無可救藥」的樂觀。很多事情都不是很計較，後來發現結果也都不會太壞。因此，很多事情都讓我先生去擔心，我比較不會有煩惱。

廖：所以，夫妻二人的搭配互補是相當好的？

吳：也可以這麼說。譬如賺錢的事，就一定要靠我先生，雖然我的書銷得不錯，但是，我經常買書送人，又不常回國內開拓市場，大部分只是海外銷售，賺不了大錢。

廖：除了寫作之外，在美國，您還參加些什麼文學活動嗎？

吳：我經常應邀去演講，把心情與大家分享。我現在正提倡一種 HQ，也就是一個人的幽默商數。人際關係很好，在美國是相當吃得開的。美國是一個泛幽默的國家，到處講究幽默。例如開車的時候，台灣人會在車後方貼一個「保持距離，以策安全」的標語，美國很流行貼的標語是「撞上來吧，我需要錢」，或是「你要是看清楚這行字，表示你離我太近了」、「別老是跟著我，我也迷路了」。若是一輛破破的車，就會貼上「別看我這個樣子，另外一輛可是勞斯萊斯」，若是一台小金龜車，就會說「我長大以後，要當卡迪拉克」。像這種幽默的表達，在美國，可說隨處可見。廣告裡面也是，例如銀行貸款的廣告，就會講「不要爲了錢而結婚，因爲後來會發現，你付的利息太多。要是需要錢的話，可以找銀行商量。」研究指出，人只要笑過之後，記憶特別深刻，因此，廣告之中，一定要融合幽默表現，使人印象深刻，藉此打開知名度。所以，經常會將幽默用在各種型態的表現當中，運用的地方相當多。有時候，你對同事說他不孝順，他也許並不在意，可是，當你批評別人沒有幽默感的時候，他會相當生氣，認爲你說他的人生很沒有樂趣。美國人在乎的事情和我們在乎的重點不一樣，這也是美國文化的一種特色。

廖：像您這樣性格的人，您的先生一定也是很能夠欣賞妳的幽默吧？

吳：我的先生覺得他比我還幽默。兩人的談話是要有應對的，要彼此配合、激盪，才能顯現效果。我兒子、女兒，也都是和我們很像，比較有反應。兒子小時候很可愛、很天真，有一次我在洗碗，他跑過來告訴我：「媽媽，妳怎麼在洗碗，今天是母親節。」我反問他：「那你要幫我洗嗎？」他卻說：「不是，妳明天再洗，明天不是母親節。」

廖：滿「毒」的幽默啊！

吳：是啊，很「毒」的幽默。有一次和女兒一起洗碗，結果打破了一個。我兒子就接在後面說：「一定是媽媽打破的，因為沒有罵人的聲音。」他們經常這樣和我開玩笑。

廖：我看您的文章有很多的部分是在談有關教養的觀念。

吳：對，有很多留學生後來定居在美國，也會碰到教養的問題，我走過的路和他們很類似，像心情、教養孩子所面臨的挫折、衝突、矛盾都是一樣的。把它記錄下來分享，一方面可以作為一種省思，但是不是說教，因為我本身也不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。只是很真誠的把自己的事情寫出來，呈現一種現象，讓讀者去想一想。每個人的情況不同，可以讓他們自我解答。我就是將這些記錄下來，其中，有一本叫「美國孩子中國娘」，還滿受歡迎的。

廖：您好像在 1990 年的時候，還得了個「小太陽」的獎座。那是一本什麼樣的書？

吳：是在三民書局出版的一套兒童文學叢書中的一本，是寫愛倫坡的。他的作品風格有點怪異，詭異的文字當中，卻也表現出一種特殊的幽默，我很喜歡他所營造的氣氛。當時，我們是用文字搭配故事所完成的。

廖：談到兒童教育，是不是可以請您提供一些有關教養孩子的重要觀念？

吳：我通常都是提供一些現象，比較不會提供解決的方法，因為我並不是一個教人如何去做的作家，通常我都把我家裡的情況講述出來，例如兒子、女兒在青少年時期出現的很多麻煩，我把這些講述出來時，就會發現很多人也遇到類似的問題，可以讓人感覺比較釋然，比較不孤獨，因為不是只有我遇到這樣的問題，大家都是這樣的。

廖：也就是說保留一個空間，讓大家一起思考，就像寫文章也要留白一樣？

吳：對，我很害怕別人問我該如何去做，因為我既不是一個社會工作者，自己也經常做不好，真的沒有辦法提供一個正確的解答，只能把自己的故事提供出

來和大家分享，讓大家一起去思考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解決問題。

廖：您的文章之所以受到歡迎，可能也就是這份誠實，和不吝自嘲的風格？

吳：在別人笑你之前，自己總是要先笑一笑自己，這樣心胸反而比較容易開闊一點。

廖：對於一個作家，我們通常會往前回溯，您是否從小就很會寫文章呢？

吳：小時候，我住在金門，專門替當地的老太婆寫信到南洋。當時相當戰戰兢兢的，因為還沒學過英文，不知道該如何寫地址，每次都寫錯地方，又寄回到我家裡來，直到後來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他們通常都會交代遠在他鄉的兒子一些事情，例如豬要記得養之類的，他們口述，我把這些記錄下來，然後寄過去。收到回信後，我再唸給他們聽。甚至還有「卿卿如晤」這樣子的信件，因為她們的先生在南洋、菲律賓、新加坡做事，新加坡就有百分之十是金門人移民過去的，所以金門可以說是一個僑鄉。

廖：所以，您從小就是很熱情的？

吳：也可以說是有一點像管家婆。但是，幫他們寫信，他們都相當開心，就會送我一一些小零食或是買一點新衣服給我之類的。

廖：可以說是從小就開始造福鄉里？

吳：沒有，其實我很害怕的，因為剛開始，信都退回我家裡來。

廖：當時的金門，是什麼樣的環境？

吳：金門的環境其實很像台灣的閩南鄉下，是一個很具古風的地方。後來成了戰地，就把我們都遷走了。不過當時也有許多有關軍人的笑話，在我阿嬤的時代，那時候只要軍人、軍隊一來，就會把家裡的門板卸下來，拿去當擔架，當時我阿嬤就用閩南語跟來拆門板的軍人說：「你不要拿我們這個，我們會未慣習」。第二天，我奶奶卻受到軍隊的表揚，表揚她熱心捐助、盡心愛國。我當時就覺得很奇怪，後來才知道，原來軍人誤將台語的不習慣，聽成國語的「沒關係」。當時年紀小，特別記得這些好玩的事情。

廖：不論是洛杉磯或者是舊金山的文學活動裡，聽說您都相當的活躍。可不可談談在這裡的一些活動？

吳：最早，這裡成立了一個「海外華文北美作家協會」，會長請世界日報擔任，我則是擔任副會長，擔任了八年，當時要搜集人和一些相關資料，可以說是從無到有。第一屆總社在紐約，我們在紐約開會，在各個地方都成立了分會，

一開始是六個，現在則增加到十六個，這樣慢慢發展起來。

廖：聽說您先生陳漢平也寫文章，夫妻都寫，會不會互相批評、指正對方？

吳：早期他寫文章的時候，我還幫他抄錄，抄的時候就偷偷的幫他修改，後來，又被他改回去了。久而久之，知道各有各的風格，就不再互相修改對方的作品了。之前，他總是說寫文章是陪我玩一玩，現在觀念好像有些不同了。其實我先生在初中的時候，寫的稿子常被老師拿去中華日報發表，當時一篇稿子大約有五元稿費，在那個年代，五元可以做相當多的事情，他總是相當開心。其後，念建中，也曾經參加新詩社；大學時，雖然是念電子工程，但是也參與主編交大青年。

廖：一直都沒有脫離文學的領域。把寫作當作副業，另外有一個謀生的技能，可以說是相當幸運。

吳：也未必完全是這樣，他曾經也有想過去念中文系，可是後來還是無法放棄對電腦的興趣和熱誠。但是，他始終沒有改變對閱讀的習慣和仔細，像三國演義中不論多小的一個細節，他都能熟記，。我兒子也遺傳到記憶力特別好的特質，像我則是完全沒辦法，完全不記得。他認為他的寫作能力不比我差，但是他要賺錢養家，所以一直無法專心寫作。他學的東西比較現代，人卻是屬於傳統儒家的典型。

廖：現在有沒有規定自己一天一定要寫多少？

吳：沒有特別限制，就是有定期的專欄寫作，但是時間都相當充裕。之前，在香港寫作專欄的時候，期數是要看觀眾的喜好度而定，當時就一直不斷被邀稿，次數相當頻繁，甚至到了一個星期七篇的程度，靈感幾乎都被榨光了。現在則是維持一個星期兩篇到三篇左右。我就是很奇怪，做任何其他的事情都只有三分鐘熱度，只有寫作的熱情一直維持著。

廖：謝謝接受採訪。